

高山仰止

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高山仰止

魯迅逝世五十周年紀念集

徐序 一九六六·一·七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顾伟龙

高山仰止

——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北京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4 字数 213,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0078·3815 定价：1.80元



△鲁迅“五十岁纪念”照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史沫特莱摄

瀟湖何事等閒回
 水碧沙明兩岸花
 二十五弦彈夜月
 不勝清瑟却霜華
 義山詩
 本間先生教正
 魯迅

△鲁迅书录钱起《归雁》诗赠日本友人本间久雄

▽鲁迅手书关于日文藏书《霰》(诗集)“限定版”之说明

霰 (诗集)
 千家元磨作
 中川一政装璜
 横滨, X 栄社书店刊行
 1931
 限定版 300 部之一

▽鲁迅手书关于法文藏书《散文诗集》“限定版”之说明

Petit Poemes en Prose.
 Charles Baudelaire 作
 Constant de Breston 木刻插图
 Paris. Rene Kieffer 出版.
 19
 限定版 No 49.

魯迅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三友邦多禪題

△書法家鄒夢禪題字

△美術家胡一川題字

魯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魯迅的革命鬥爭
精神永放光芒

胡一川

一九八六年元月

志節念雪
眾大紀風
展席常渡
懷多言里
壯涉贈芳

為紀念魯迅先生
逝世五十周年獻辭

祐曼(胡夢禪)

一九八六年元月

△美術家祐曼題字

左。美術家金筆野題字

中。美術家賴少其題字

研究魯迅學習魯迅
而不舍的硬骨頭精神

賴少其題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廣州

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
人民大众的牛，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

魯迅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金筆野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大美画报》第二卷第三期内有关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专辑第一面。



△ 《大美画报》第二卷第三期内，用二十五幅照片组成的《鲁迅画传》。上为第一、二、三图。下为最后两图。

目 录

从两周年纪念到五十周年纪念·····	李一氓(1)
几点补遗·····	梅 志(4)
五十年祭·····	草 明(8)
当巨雷震撼故都的时候·····	金肇野(15)
记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时的一件往事·····	赵家璧(37)
回顾往事忆鲁迅·····	曹靖华(47)
惊人的毅力 坚强的性格	
——记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	俞 芳(56)
与鲁迅一次不平凡的会谈及其他·····	王尧山(61)
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冯润璋(72)
回忆鲁迅先生·····	陈学昭(79)
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	王蕴如(86)
鲁迅和茅盾的一次会面·····	周 晔(95)
鲁迅精神永远引导我们前进·····	陈 沂(104)
鲁迅先生的“五讲”、“三嘘”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罗竹风(108)
我的心愿	
——为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而作·····	黄 源(112)

- 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许杰(115)
- 草创之忆……………唐弢(121)
- 谈寻访鲁迅的故居迹……………戈宝权(127)
- 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今圣人”
- 纪念鲁迅……………柳无忌(137)
- 定会含笑九泉……………力群(146)
- 导师遗教 永记心田……………李桦(155)
- 难忘的记忆
- 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刘岷(157)
- 回忆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唐 珂(166)
- 怀念良师鲁迅
- 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而作……………黄山定(172)
- 鲁迅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钟步清(179)
- 纪念与回忆……………卓坤(184)
- 从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几幅拙作木刻说开去
- 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张望(190)
- 再忆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幸之(197)
- 回忆野风画会及与鲁迅的关系……………吴似鸿(203)
- 鲁迅先生为搜集南阳汉画像石拓片
- 倾注了心血……………杨廷宾(214)
- 半个世纪前遇见的鲁迅……………〔日〕高良富(216)
- 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
- 回忆上海文艺漫谈会……………〔日〕塚本助太郎(220)
- 回忆和鲁迅先生接触当中……………马子华(223)
- 深切的怀念……………梁以保(229)
- 从细小处见精神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李霖野(234)
高山仰止·····	袁柱常(238)
纪念鲁迅先生	
——回忆有关我投稿的二三事·····	卜英梵(243)
关于鲁迅的四封信·····	金性尧(248)
鲁迅先生的身影·····	薛 汕(253)
回忆我与鲁迅先生通信的经过·····	李恺良(260)
回忆鲁迅·····	王春翠(263)
往事追忆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楼炜春(270)
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话往事·····	沈松泉(275)
纪念鲁迅先生·····	柳无非(286)
怀念鲁迅 学习鲁迅·····	杨小佛(290)
鲁迅的最后照片与木刻家林夫烈士·····	胡今虚(293)
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王宝良(297)
编后记·····	上海鲁迅纪念馆(301)

插图目录

1. 鲁迅“五十周年纪念”照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史沫特莱摄。

2. 鲁迅书录钱起《归雁》诗赠日本友人本间久雄。

3. 鲁迅手书关于日文藏书《霰》(诗集)“限定版”之说明。

4. 鲁迅手书关于法文藏书《散文诗集》“限定版”之说明。

5. 美术家胡一川题字。

6. 书法家邹梦禅题字。

7. 美术家金肇野题字。

8. 美术家赖少其题字。

9. 美术家祐曼题字。

10.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大美画报》第二卷第三期内有关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专辑第一面。

11. 《大美画报》第二卷第三期内，用二十五幅照片组成的《鲁迅画传》。

从两周年纪念到五十周年纪念

李 一氓

一九三八年十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我们把新四军当时的一个小油印刊物《救亡》第十二期（十月十八日），作为纪念专号。这个小刊物为四开两版，刊头套红，救亡旬刊社出版。我在这个专号上，写过一篇短文，题为《追忆鲁迅先生》。那时新四军才创建，还没有后来建立起来的那个小印刷厂，所以办成一个油印刊物。油印刊物的第一要求是短。这篇东西写于皖南泾县，不仅这篇短文，甚至连这个油印刊物《救亡》，我后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最近安徽芜湖市委宣传部孙栋华同志写信来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刊物，也有这么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他把这篇短文抄下来寄给了我。兹转录如下：

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有一家日本书店，内山书店的小客厅里，谁都可以常常看见鲁迅先生。

现在北四川路已处在日寇的刀锋铁蹄下，大概内山书店，因为它是日本人开设的，当安然无恙，而鲁迅先生则已逝世两周年了。

大概在一九三〇年我和几个同志办了一个鲁迅风格的讽刺性的旬刊，取名《巴尔底山》，这个刊物得到鲁迅先生的物质支持，巴尔底山四个字还是他题的。

我在“一·二八”后离开上海，一直到一九三六年，虽然不断的注视到他的消息，在《申报》《自由谈》上看到他的随笔，再读到了他的公开答复托派的信及答复徐懋庸的信。那个时间我不仅是私人感情上的怀念，而且更敬佩他对于支持中国革命的忠忱，尤其是晚年拥护统一战线，提倡团结抗日救亡的忠忱。

美国记者斯诺西游陕北，将返回北平时，他路过甘肃的环县，那是我们省委所在地，我们招待了他；我曾托他带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当然鲁迅先生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斯诺回到北平，他在上海逝世的消息，就传到陕北了。

他没有能够看到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也没有能够看到中国人民抵抗日寇的悲壮的武装斗争。但是他如果还健在的话，在他的笔下将定会产生伟大灿烂的作品，以新的战斗姿态和我们一起为保卫祖国而斗争。

时间地点署“十月十一日泾县”。因为是在皖南泾县山里写的，全凭记忆，不少错误：如把《巴尔底山》出版时间一九三〇年写成一九三二年；把《巴尔底山》写成《巴尔的山》，把旬刊写为周刊。这次抄录时都改正过来了。为了使文字清通，也对好几处作了些改动，无非是看起来顺眼些罢了。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我把这个短篇重抄一次，重印一次，为纪念鲁迅先生增添一个历史资料，以当纪念的纪念。否则，一张仅存的、破旧的、四十八年前的油印刊物，不知哪天将

成为过眼云烟，无影无踪了。可能四十八年前写的这样一篇短文，比起现在临时抓题目，写一篇长篇大论，更有意义。后来，一九四八年，我在大连主持工作，把大连的一个公园，命名为鲁迅公园，我还为它题了园名。那时上海复社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编印了《鲁迅全集》，而东北解放区读者不容易买到，我在大连就翻印成大连版的《鲁迅全集》。当时只有大连有印刷能力，能翻印这部大书。所以在一九三八年我们把《救亡》旬刊组织了一期纪念专号，我写了这一篇纪念短文。我以为我们之间不仅已建立起一段私人感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一种共同事业的感情。历史就是如此。

几点补遗

梅 志

一九八一年鲁迅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时，我曾根据胡风一九七六年写下的有关他经手鲁迅丧事的情况，加以整理成文，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上。当时他正在病中，后来他病愈能阅读时，看了这篇文章，就说还有许多没接触到的，以后将重写。但直到他逝世，也没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因此深为惋惜。

这几年来，看到一些同志的回忆，现就我所记得的，勉力写几点补遗。

胡风在安葬了鲁迅先生回到家里时，已是深夜了。我望着他整个身体都瘫软了似地倒在藤椅上，面容很痛苦。我不敢离开他，就静静地坐在一边。突然，他象记起了什么，赶快寻找带回来的那一包东西，从里面找出一张单据交给我，说：“你替我收好吧，不要又让我搞失了。这是周先生万国公墓墓地的地契收据。”好象是六穴地或八穴地，五百来元钱。几天后，他把这收据交给了许先生。

我明确地记得（他在材料中说模糊地记得），他当时曾和我

谈到这次许先生为周先生的丧事花了约二、三千元，那是周先生生前将蔡元培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编译员(?)的薪金存下来的。当时周先生就说过这钱为许先生和海婴留下，将来万一有什么事，可做生活用度。

在雪峰和许先生商量由救国会出面主持治丧时，沈老(钧儒)曾说过，治丧费也由救国会出。但后来一切开支都是由许先生亲自付出现金的，救国会也没再提出钱的话。所以事后雪峰很不好意思地向许先生说：“救国会不出钱，只好算了，将来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

近年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先生的治丧费是救国会出的。我又特意问了胡风，这一次他很清楚地一口否定了，说：“没有这回事，救国会并没有出钱。”我想，这是可靠的。那位说出过钱的同志可能只听到沈老说过要出钱，并不知道后来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

最近读了一篇回忆雪峰同志的文章，内中提到雪峰在办鲁迅丧事时的一些情况。有一段说：“鲁迅逝世时，鲁迅派的几个青年闹得很凶，不许所谓周扬派的人参加吊唁活动。以致他不得不准备动起武来，对其中一个闹得比较狠的作家说，‘你如果再胡闹，就把你绑起来’。”这是言过其实的。决没有不许什么周扬派参加的事。例如，徐懋庸送的挽联照样给他挂了出来，他还参加了吊唁活动，甚至连张春桥也参加了吊唁活动。至于周扬和另外的左翼知名人士没有参加，可能是由于安全问题。

万国殡仪馆地处越界筑路的胶州路，国民党特务可以在那儿随便行动。所以雪峰只在周先生逝世当天去过一次，后几天是由胡风晚上到他家去汇报情况并接受他新的布置。他不可能当着几个青年发脾气的。可能是，胡风曾告诉他，萧军要胡风代

表鲁迅晚年亲近的作家出面讲话，胡风认为这样做对团结不利，拒绝了，因此争吵了几句。后来还是决定由萧军代表四个刊物讲了话。决没有闹得很凶的事。

顺便说一下，在移灵安葬时曾有一个马蹄形的大花圈，最近有一位热心搞鲁迅资料的同志问到我，说花圈挽带上写有十六人的名字，有些弄不清是谁。我记得是八对夫妇：路丁（王尧山）、华沙（赵先）；周文、桦公（郑育之）；张天翼、契萌（张的前妻）；黄源、雨田；萧军、萧红；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周颖；胡风、屠琪（梅志）。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就这个机会写出来以作参考。

那是一九四四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时，特务当场捣乱会场的情况。我所看到的好几篇纪念文章都记得不够全面。现将胡风留下的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一九四四年鲁迅先生逝世纪念，还是处在不能公开开大会的情况下面。只好在百龄餐厅用茶话会的形式举行。人数限制得很少，也用不着让国民党文化官参加。有孙夫人、沈钧儒和几个外国记者出席。但还是混进来了几个特务。

主席（沈钧儒？）致了开会辞后，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说是刚从沦陷后的上海来的，他在上海时知道许广平投敌了，所以不应该开会纪念鲁迅（大意）云。这出乎我意外，动火了。我虽然不相信许广平投了敌，也只好就他的话马上站起来驳了他：“我不相信许广平投了敌，但即使如此，为什么会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卫不是孙中山的大信徒么？但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纪念孙中山先生呢？……”